

《碧眼金雕》系列

台湾
萧瑟

鹏城墨剑

下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鹏城墨剑

萧瑟著

下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六诏山传人房小虹，剑术出神入化，欺师灭祖，妄图称霸武林；幽灵大帝西门熊，屈尊降贵，甘当前驱。一代隐仙沙子奇，费尽心机，造就了石砥中神化的剑术，谁知他竟是别有用心；武林人物谈虎色变的秘门十二友，因内讧演出了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。残酷的现实使石砥中心灰意冷，总想脱离江湖，到一个世外桃源去清修。谁知在那大漠深处的天国，仍有尔虞我诈的倾轧，大宛国主的忧伤，感染了石砥中，他只有面对冷酷的人生。西门熊和房小虹以比武为名，欲要除尽天下英雄，结果玩火自焚，俱都命丧黄泉。

本书是台湾作家萧瑟的长篇武侠小说《碧眼金雕》第四卷。您要想知道石砥中、东方萍的命运如何，书中将会给您以详尽的答复。

十 四

稀疏的寒星高高地挂在穹空，散发着清莹的光华，像几个小精灵，对着这黑黯如幽的长夜眨动着眼睛，随着夜间的冷风，悄悄地说着黑夜的神秘……

黑黯如幽的夜里，轻轻灵灵地飘来三个全身粉红色罗衫的艳美少女，风轻轻地掀起她们的裙角，那会说话的眸子，闪闪的眼珠子，以及挺直的鼻子，还有轻轻翕动的红红嘴唇，显示出这三个美丽的少女同样的媚艳，在那纤纤洁白的玉掌里，各自端着一个白玉酒杯，恭敬地献给毕芝心，沙子奇，还有丰朗如神的回天剑客石砥中。

闲闲散散的，毕芝心高高举起了酒杯，嘿嘿地笑道：“这是生死酒，喝下这杯生死酒，你俩也许再也看不见明天初出的太阳了。”

冰冷的语声，含有无比的杀意，他悠悠闲闲地举起了杯子，淡淡地将满满的一杯酒轻松地喝了下去，然后又将酒杯交给了那个少女。

回天剑客石砥中冷冷地笑了笑，他那丰朗的面上罩上了一层令人畏惧的煞意，轻松的望了望黑夜里沉寂的长空，嘴角上闪现一丝落寞的笑意，淡淡地道：“也许，明天是个阴霾的天气，我也许看不见晨曦的美丽，而你……哈

哈……可能连晨间的大雾都看不见！”

“砰！”一声轻碎的响声传来，将回天剑客石砥中的思维整个地敲碎了。

他淡淡地回过头去，只见沙子奇全身泛起剧烈的颤抖，面容有如死灰地瞪着地上那碎裂的酒杯，满满的酒汁喷洒在地上，醇厚如幽的酒香和着夜风飘散出去……

石砥中淡淡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老朋友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你怎么不喝下这杯呢？”

他像是没事一样淡雅的一饮而尽，轻松地向沙子奇扮了一个鬼脸。

沙子奇心中一沉，冷汗簌簌地自额角上抖落下来，一种面临死亡的恐怖之色在他脸上，显露出来。

他颤抖地摇了摇身子，喃喃地道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……唉！我……”

秘门之主毕芝心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逆友，秘门十二友今夜要除去一个了，念你在秘门中略有功绩，不当场处决你，现在你随我先去追魂宫，等待摆香堂，再论死罪。”

沙子奇低低呃了一声，道：“门主若以香堂论是非，我老沙死无怨言。”

他这时已知求生无望，只求一个痛快地死去，免去那远非人受的几种厉害的刑罚，所以欣然地答应在香祝之前死去，而免得秘门之主亲手杀自己。

秘门之主毕芝心目光轻轻一瞥，斜睨了石砥中一眼，

冷冷地道：“我们的事，等会再谈，现在我们要先处理点家务事，希望阁下自重一点，不要伸手管到别人的头上了。你是我这里的贵宾，不妨也请你去观摩一番我对背叛的人所给予的处罚。”

石砥中也知道同道上的规矩，对方既已摆明了，他自然不能再伸手管这件事，只是他必须要先征求沙子奇的意见，如果沙子奇自甘接受对方评判，他只好撒手不管了。

他冷漠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老沙，你的意思如何？”

沙子奇神情一紧，道：“门主对我老沙已经太宽大了，石老弟，这事你不要再管，在香堂之前，我还有申诉的机会。”

毕芝心一挥手，道：“行，我们回追魂宫。”

月黑，风高，天上有大片乌云，朦胧的夜已浓浓的罩了下来，一条溪流呜咽而过，仿佛绕在脚底，爬过一条陡峭的石壁，眼前是一片平阳地，风在头顶呼啸而过，冷月还没钻出云头，远处闪起了两盏閃閃爍爍的灯光，有如九幽的鬼火，使整个的黑夜显得更加恐怖。

在追魂宫的大厅里，燃起了三五十根松油火炬，把整个大厅映照起一大浑圆的光辉，除了涂着松油的火炬劈剥作响，大厅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，静得太严肃。

秘门十二友很迅速地排列在两旁，走向一方约莫一丈长，三尺宽的石桌。

毕芝心黑髯轻轻拂动，身着长袍马褂，脚穿革鞋，平伸着右手，五指轻轻地敲在桌面上，发出一连串轻响。

他冷漠地凝立在石桌的右侧，以那种君临天下的傲然与昂扬，双目冷酷地凝聚在空中，嘴上闪出一抹冷笑。

自大厅左侧缓缓走出六个大汉，排头的那个黑衣汉子，双手捧着神龛，将神龛放在桌上，刹时，五彩的布幡与七彩的帘幕在厅中飘扬，一对粗约人臂的大红烛，高高燃烧，紫铜炉里香烟缭绕，在石桌后一排五个神位，上面写着秘门五祖的名字。

伫立在两帝的汉子俱肃穆垂立，仰望着桌上的神位。

毕芝心身子轻轻移动，他亲自上香，长揖，磕头，随在他身后的那些汉子俱随着毕芝心，跪了下去。

仅有石砥中没有跪下，他冷漠地望着这种场面，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，在他脑海里却突然有无数的意念涌上来，付道：“秘门之主果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仅从这种排场上，即可看出这个人雄心大展，显出超人的才干。”

当他斜睨了跪在地上的沙子奇一眼之后，他的心神突然一颤，只见沙子奇神情仓惶，全身微微地抖颤，像是遭了雷一样的绝望与恐怖。

“黑旗大管事”突然道：“拿本门主的追魂剑来。”

一个满脸虬髯的汉子，手中捧着一柄古铜色的宝剑走上法坛。

毕芝心轻轻一掣长剑，铮地一声暴响，一道青蒙蒙的剑气弥空布起，森森的剑光在空中连挥数次，将那斜插在壁间的火炬跳动的火焰都逼得一黯。

陡地，各人嘴唇响动，字音铿锵有力，整个大厅的人

俱唱起了“山门令条。”

“秘门关上群英会，一片丹心赐英雄！自古英雄重忠义，秘门五祖神在位，斩尽天下叛离人……”

唱罢，黑旗大管事上前大跨一步，低沉有力地赞了一声礼道：“请门主拈香！”

嚷罢，他急忙上前走了两步，在大红烛上点燃着三炷香，双手捧献到秘门之主毕芝心的手上，这一回是黑旗大管事在宣令了。

他怨毒地瞪了沙子奇一眼，道：“一炷信香透天廷，联盟结义十二兄，当初歃血宣盟誓，今按血盟惩元凶，自今十二少一友，先毁老沙谢天廷……”

沙子奇的神情遽尔大变，绝望地发出一声长叹，他企求地望着黑旗大管事，哪知对方也正怒目的瞪着他，沙子奇全身簌簌抖颤，双目之中呈然现出一片泪影。

黑旗大管事念完了宣令之后立刻倒退四步，缓缓回到排头的位置，此刻所有的人通通凝立在地上，惟有沙子奇一个跪在秘门五祖的神位之前，连吭都不敢吭出一声，默默地在神祖之前祝祷了一番，缓缓地抬起头来。

“左右侍立！”

黑旗大管事的声音一落，自厅外突然走来两个全身红袍的汉子，手上各执着一柄霍霍闪闪的鬼头刀，像哼哈二将一般的两个执法刽子手，异口同声的和应着。

沙子奇呃了一声，颤道：“门主。”

他脚步踉跄的向前奔出几步，跪到秘门之主毕芝心的

面前，咕咚一声，双膝跪倒在地，颤颤地道：“门主，你不给我老沙申诉的机会……”

毕芝心的脸上冷漠的没有一丝人情的温温之色，他冷冰冰地望着脚前的沙子奇竟连一点仅有的表示都没有。

沙子奇心神大颤，恍如遭受着一柄锋利的锐刃片子撕碎一样，茫然的眼神呈涌出一股恨意，道：“我们结义之时，门主曾说过，秘门十二友中只要有人犯下山门令条，都给予一次申诉的机会，你今天为什么不给我，是不是要我死？如果你真心要我死，也不须要拿香堂的美名欺骗我，干脆给我一刀痛快……”

“沙子奇。”毕芝心冷冷地道：“你认为申诉就可将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了吗？”

“我倒不敢有这种想法。”沙子奇冷笑道：“只是这是我的生死挣扎，既然有这种机会，我老沙自然得争求这唯一不死的一线生机，你真如山门令条所说的那样重义气，这个机会便不能不给我。”

“好，我给你。”

毕芝心脸上的杀机陡地一浓，冷寒如刃的目光，迅速地在场中每一个人的脸上看了一眼，仰首望天，沉思了一会，冷冷地道：“申诉只有一次，你思量着办吧。”

沙子奇身子剧烈地抖了一下，坚决地道：“我知道，是非自有公论，如果大家认为我罪应一死，我老沙就是身落寒潭，也不多放个屁……”

毕芝心斜睨了黑旗大管事一眼，道：“让他申诉。”

黑旗大管事双手拈了三根信香，交给了沙子奇，沙子奇双手捧着信香，恭恭敬敬地献进缭绕的紫铜小香炉里。

沙子奇神情壮严地道：“五祖在上，我沙子奇已身落秘门祖位之前，说话决无半句虚言，若心有不正，愿遭雷神劈灵。”

他冷漠地回过身来，望了黑旗大管事一眼，道：“你可以执问了。”

“沙子奇！”黑旗大管事长长地吸了口气，道：“你也是好生生的兄弟，硬铮铮的好汉，想不到今天有弟兄们大义灭亲告下你犯了秘门山令三大罪条。”

沙子奇冷冷地道：“哪三条？”

黑旗大管事铿锵的道：“一是见利忘义，连门主都不放在眼里，仅背叛门主一罪，已足够治你死罪，这一条是不是有辩白？”

沙子奇满面怒容地道：“我对秘门忠心耿耿，当年也曾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如果我真有心背叛，今天恐怕你们也不会在这里了？”

黑旗大管事冷笑道：“人证在此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。”

沙子奇怒冲冲地叱道：“丹离子和秦虹都是和我有着深沉的私怨，他们借题发挥，在门主之前故意说我的坏话，欲将我毁在这里，这事有目共睹，你大管事怎么也不多想。”

他全身衣袍陡地簌簌抖动，隆隆地鼓起来，目光如

火，颌下长髯根根飘动，瞪了那十二友各人一眼，道：“嘿！丹离子和秦虹给我出来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黑旗大管事一声断喝，身形陡地飘了过来，伸出一掌，重重地击了沙子奇一个大巴掌，他满面愤怒地道：“老沙，你身为秘门十二友，怎么连门主的亲令都不懂，十二友身份秘密异常，怎可将他两人的各字轻易地道了出来，单是此一点，你已没有申诉的机会了。”

五道红红指痕在沙子奇的脸上浮现出来，他痛得全身剧烈的一颤，一股冷汗自头项上直冒出来，刚才只因一时的愤怒，忘了十二友的身份是不许公开，而直截了当地直接呼出秦虹和丹离子的名字。

这在秘门是件大忌，自己已身犯大忌，要想活着走出秘门关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，黑旗大管事无异已经宣判了他的罪行，他就是再辩白都没有人同情他了。

他黯然地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我错了……”

黑旗大管事冷冷地道：“这是你自己找死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你。沙子奇，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，本管事要宣布了。”

沙子奇绝望地道：“小弟知罪，罪该万死，但凭大哥按律发落。”

黑旗大管事听他这么一说，不由得一怔，没有料到这个跺脚四海翻的一代高手居然会突然改变了口气，他紧接着再问一句，道：“沙子奇，你晓得你所犯的条律，该当何罪？”

沙子奇恍如中了邪魔一样，连声道：“兄弟该死，该死……”

“唉！”

黑旗大管事虽然外表冷冰的没有一丝情感，可是他和沙子奇相交多年，心里还有一丝友谊之情，这时一见老沙直认不讳，黯然地发出一声长叹，道：“沙子奇，大哥是按秘门山令治你的罪，你心里如果不服，不妨先说出来。”

他这时心里突然升起一缕怜悯之情，只是不能用话点醒对方，回过头去，望了望五祖神位，又扫视了场中所有的弟兄一眼，心中的感触使得他连连摇头。

沙子奇这时一挺胸道：“小弟死而无怨。”

回天剑客石砥中心中一愕，猜测不出沙子奇何会突然这样软弱起来，连申诉的一线生机都不争取，他焦急地道：“老沙，你真要死。”

毕芝心神情略变，喝道：“你是外人，希望不要参与我们之间的事情……”

石砥中冷冷地道：“这虽是你们的家务事，但如果受罚者心中未存死念，我回天剑客石砥中本着江湖道义，不能让一个心中充满生之希望的人这样死去。”

整个大厅的人都怔住了，俱没有想到回天剑客石砥中公然来扰乱各派视为最神圣的香堂大典，十二友同时清叱数声，俱含怒地向石砥中身前逼来。

石砥中虽然看不见这些人的面貌所隐藏的愤怒，但从

这群高手目中所射涌出的怒火，已看出他已触动众怒。

石砥中神色坦然的道：“你们谁要不服，我石砥中随时候教。”

毕芝心不愧是领袖一方的霸主，他阴沉地笑了笑，轻轻地挥了挥手，秘门十二友俱含愤地退了回去。

他冷酷地嘿地一声道：“阁下如果肯讲江湖的道义，我还没有杀你的意思，现在……嘿……这里的事情只要了结，阁下是第二个送死的人。香堂神圣，五祖在位，我不能因一时忍不住，而在列祖之前和你动手，只是这事的后果我想你比我还要清楚。”

石砥中冷笑道：“后果如何？得有事实的证明，我石砥中敢独身来秘门关，就没有将后果放在心上，阁下还是不要拿这一套来吓唬我石砥中。”

“好！”毕芝心嘿嘿地道：“有种，有种，我毕芝心算是交到一个朋友，仅凭你这份胆识已足可列为一等的英雄。”

他目光一寒，对黑旗大管事道：“继续开堂！”

黑旗大管事问沙子奇道：“你如没有话说，本管事就按律宣判了！”

沙子奇朝石砥中瞥了一眼，道：“老弟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要再为我出面，在这一刹那，我突然觉得自身真罪孽太多，像是有无数的厉鬼缠绕在我的身边，这也许是我杀的人太多了，现在我能这样死去正可使我良心的罪恶感稍轻一点……”

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沙子奇一生诡谲，做过不少满手血腥的事情，虽然石砥中有心救这个迁恶向善的老人，可是对方却心怀死意，在道义上他爱莫能助。

石砥中急忧地道：“你只要有生的意念，我拼命也不让你死去。”

“晚了！”沙子奇热泪滚滚流下，激动地道：“太晚了，我虽然能勉强地活下去，可是我的良心却不容我活着。老弟，你还记得寒玉金钗的事情吗？我不是真心要造就你成为天下第一高手，而是想藉你的力量达到我本身的需求，往后希望你不要接受别人给你的好处，那个人背后也许有着什么阴谋企图。现在你请默默地送我的终，不要难过流泪，因为我不是个值得怀念的人！”

一股心酸涌上石砥中的心头，他只觉得眼前茫茫一片，恍如在人生的迷雾里，他失去了一切的凭借，像片浮叶似的在空中轻轻盘旋，因为他所凭藉的人心与道义在这一刹那通通崩溃了，崩溃得使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……

沙子奇这时一昂头，道：“大管事！是宣布的时候了……”

黑旗大管事缓缓地低下头去，仿佛不忍正视眼前这个多年相处的伙伴，一种无言的悲酸在他嘴角上牵动着。

他长叹了一口气，挥手道：“唱送礼……”

刹时，大厅震动，所有的人都唱了！

“角哀伯乐义气长，中途结拜叩上苍，义兄今日刑上死，万古流传第一香……”

这一唱，沙子奇的刑罚算是判定了，沙子奇神情泰然地向黑旗大管事一拱手，故作镇定地笑了笑，用一种恍如梦幻似的声音，道：“执法大管事，请了……”

“请了，请了！”

一连串震荡心弦的声音在大厅中回响，那两个手持鬼头刀的红袍大汉，向列祖神位之前一举刀，在神位之前轻轻掀起一道石板，里面黑黝黝的一个大洞，传出一阵急喘的流水声，一股幽风自底下吹来，使整个厅中的人不自然地机凛凛一颤，心与血液陡然凝结在一起。

沙子奇望着那个黑幽幽的大穴洞，脸上泛起一连串剧烈的抽搐，沉默了一段时间，背后响起黑旗大管事的声音道：“三头点地，叩神祖……”

沙子奇直挺挺地立着，脸上苍白得比死还要恐怖，他双手一举，突然对着香案口的五位神祖拱手一礼。这隆重的礼节是江湖上结义与帮主上位之时所用的，不论黑白两道中要遇上这种场面，都得无言地恭立着。石砥中虽然和这些人转眼之间就要白刃相见，但在这时也不由肃穆地凝立着，脸上也是一片庄严。

静悄悄地连一滴儿声音都没有，排列成雁翅的两队人在无声无息中轻缓地移动，脚阵移向光影和黑黯接壤的虚茫时，两行队伍逐渐变成一字行，在沙子奇和香案之间划了一条长长的线，唯有毕芝心依旧斜倚在石桌的右边，像个化石样的连动都不动一下。

没有一丝声音，连毕剥的松炬燃烧声都不知溜向何

处，笔直挺立在地面上的沙子奇，这时双目闪闪地射出两股精光，恍如两道要射出的利刃，紧紧地投落在毕芝心的脸上。

沙子奇的嘴唇轻轻颤动，颤动得像是在扭曲……

良久，他才进出了两个低沉有力的字道：“门主！”

毕芝心全身剧烈一颤，苦涩地道：“老朋友。”

这低哑的声音连毕芝心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生硬，只见对方的目光湛然得使人心生寒凉，丝丝的好不令人心悸，急忙一扭头，将目光移向右侧。

“门主！”沙子奇低呢一声，道：“请你送我上路吧。”

这是执刑时的规矩，依照规矩死者有要场中任何人相伴的请求，不论对方地位何等的至崇，只要死者开了口，任谁都没有拒绝或违拂的理由。

“老沙。”毕芝心喝了一声道：“我送你，不要再犹豫了，我送你……”

沙子奇昂然地向前大跨一步，绕着大厅行去，他每行一步，毕芝心便紧跨一步，于是，那位黑旗大管事亦走去跟上一步，那一行随着移动……

数十薄刃似的靴底轻轻踩在地面上，响起了一连串有规则的声音，“沙沙”的响声荡起一阵回音。

松油火炬的光影将厅中映照起一大片死样的光晕，光与人组合成一篇极不协调的画面，每一个人的眼神中都有着一种凄凉的酸楚……

突然，沙子奇的身子一个踉跄，几乎要仰翻在地上，

黑旗大管事向前轻轻地扶了他一把，道：“兄弟，小心点……”

渐渐地，沙子奇的身子又开始向前移动，动作非常地缓慢，像是一个老迈的老牛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向前拖曳，走得非常艰巨……

火光照在他的脸上，苍白中透出一种死之前的哀惧凛然的神情，他回头凝望着黑旗大管事一眼，道：“大哥。”

他的声音变得那样温柔，温柔的像是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，也像是隆冬里吹来的冷峭的寒风，冷得大家心里比让锐刃割刺还要难受。

黑旗大管事人似乎震住了，停下身来在这个道友的脸上盯上一眼，他的双目一湿，两滴泪水掉了下来。

他嗓门有些沙哑的道：“兄弟，我会给你烧香，送盘缠……”

“谢了，谢了！”沙子奇以一种梦幻的声音，道：“人唯有在死前才能将感情发泄出来……”

黑旗大管事的心神剧烈的一颤，恍如中了一掌无形的一击一样，他嘴唇轻轻颤动，连一句话都没有吐出来。

沙子奇豪迈地一声大笑道：“你不要说，我知道你也有灵性……”

火光轻轻颤动，庄严的行列绕场三匝，沙子奇在这最后一匝的刹那，竟出奇的平静，当他走到那黑黝黝的大石洞的前面时，仿佛他的全身紧了紧，望了那两个身穿红袍的汉子一眼，身子倏地刹住在地上。